

谁持彩练当空舞

——滩头色纸的回忆

余德平

隆回县滩头镇作为全国“七十二古镇”之一,其14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纸文化的历史。她是纸的世界,色彩的海洋。滩头色纸作为“滩头三绝”之一,在清乾隆时期就作为“贡品”进贡朝廷,极一时之盛。而色纸,特别是土红纸,在民间的用途极其广泛,几乎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。

除了过年,每户人家要贴春联、红双喜字、红喜钱外,日常生活中,红纸也是不可或缺。去呷酒席要封一个红包给人家,自己家里新添了人丁,“满月”“抓周”时,主人会将红纸在水里浸湿,涂在煮熟的鸡蛋壳上,鸡蛋也就成了红色,再用红纸包好,回馈给前来贺喜的客人们。

我们滩头人习惯把走亲戚叫做“行(háng)红家”,确实是很形象也很贴切的。小时候,乡里亲戚来“行红家”,一般不会空手进屋,总要带上一包桃酥几个鸡蛋,或者是几斤绿豆子和野麦子粉。奢侈一点的,整个包裹都用红纸包得有棱有角漂漂亮亮。寒酸一点的,用废报纸包裹,上面也一律有一块手掌大小的红纸来渲染气氛。而妈妈打发亲戚,或是五块、十块钱,或是一两斤白砂糖,还有几尺花格子布什么的,也一概用红纸包得熨熨贴贴。便是我们去乡下“行红家”,顺便带去三五张红纸,乡里亲戚们也宝贵得不得了。他们会把一张张红纸四方方折叠好,小心翼翼地放进储存东西的坛子罐里,再把盖子严实实捂住。等到红纸派上用场的时候,便拿把剪刀剪下一块来,绝不浪费一丁点。

红纸在那个时候算得上贵重物品,听说过挑纸工的爷爷说起,解放前在贵州偏

远山区,滩头的贩纸客,曾用两张红纸换来一只五斤多重的老鸡婆。还有的贩纸客挑着百十斤花花绿绿的纸货,长途跋涉千辛万苦到贵州、云南贩卖,回家算一把账,刨去买纸的成本、路上的盘缠,可净赚七八担谷呢!更有运气特别好的,来回个把月时间,竟赚到了一头大水牛!

中国老百姓对红纸的这份喜爱,其实图的就是个红红火火,盼的就是个鸿(红)运当头啊!

上世纪60年代末、70年代早中期,家乡小镇也和全国各地一样,成了彩色的海洋。除了贴标语口号要用到色纸,还有贴满大街小巷的大字报、小字报也是离不开纸张的。这个琳琅满目的热闹劲儿,估计全国各地都是。于是乎,滩头的色纸生意便像这里出产的红纸一样,红红火火红遍了大半个中国,经常加班加点还供不应求,滩头染纸厂也赚了个盆满钵满。看到染纸厂生意异常火爆,蔬菜场也眼馋了起来,便在我家对面的龙涎溪边建起了一座焙房,里面砌了几个焙炉,做起了刷红纸的跨界生意来。

二

放寒假的时候,我通常会在家拿几个晾了很久的红薯,洗刷干净,便走到蔬菜场的焙房里。外面已然是冰天雪地的数九严寒,而里面却热气弥漫,温暖如春。焙房的东头是堆成山高的土纸半成品,而西头也是堆成山高的花花绿绿的色纸成品。中间一左一右设有两个焙炉,一个刷纸师傅负责一个。焙炉长两米许,宽一米许,高约80公分,炉内有两坨煤炭火,炉面覆盖一张耐高温的石棉布。焙炉正前方两尺许,设有一个木台子,台子正中是两三刀(一刀一百

张纸)待刷的土纸,右手边靠近纸的地方,固定了一口中等大小的铁锅,锅内盛满了调制好的染料。

进得焙房,首要的任务是将红薯交给刷纸师傅,他会掀开石棉布,把红薯放进焙炉内燃烧得正旺的煤火旁。然后我就拿几张废纸垫着,一屁股坐在东边柔软舒适的土纸堆上。

冬天来焙房免费取暖的人很多,各色人等都有。我呢,或翻看一本破烂得像油渣渣,已弄不清书名的小说;或听几个落魄的读书人讲“张飞杀岳飞、杀得满天飞”的故事;或听“滩头的阿炳”——瞎子刘波波(“伯伯”的方言读音)边拉二胡边唱《刘海砍樵》《打铜锣》《补锅》等花鼓戏。

刘伯伯其时40来岁,中等个儿,身材魁梧,天庭饱满,面色红润,他梳着西式分头,头发乌黑油亮,衣着也干净得体,常年穿着一双老式牛皮鞋,寻常日子靠给十里八乡的乡亲算命挣来“银两”。

最让大家叹服的,还是他拉的二胡和他的唱功。他一把二胡在手,拉得如歌如吟,如泣如诉,可谓是“余音绕梁,三日不绝”,不知赚了多少女人家的泪花花!若是瞎子阿炳和他同台较技,只怕也是难分伯仲,因此有“滩头的阿炳”之称。他还有一副好嗓子,唱起歌来,字正腔圆,中气十足,且略带磁性,韵味无穷。更神的是他还能反串女声,也唱得清丽婉转,一波三折,如黄鹂鸣柳、乳燕归巢,叫人莫辨雌雄,叹为观止!就如上面说的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《打铜锣》《补锅》,都是他一人拉琴,一人分唱男女声,当时十里八乡的人几乎都听过,至今还赞叹不已!

……

大约个把时辰后,烤红薯丝丝缕缕的香气,从烘焙炉里悄悄逸出,直往鼻孔里钻,刺激着人的食欲。掀开石棉布,取出烤红薯,一个个外皮焦黄,还吱吱往外冒油,递给刷纸师傅一个,自己拿起一个,一口咬下去,满嘴香甜,真是好吃得不得了!



日出丹霞红

郑国华 摄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新邵农村的夏末初秋时节,稻谷还在田里抽穗,正是农家忙里偷闲时,村里就会组织在学校操场里放几场电影。新邵多山和丘陵,平地不多,交通也不便,没有电话和广播,放电影的消息就由我们这些上学的小孩带回所在的院子。

消息风一样在各个院落传开。放电影那天,主妇们早就从地里赶回家,农家晚饭吃得比往常早一个时辰左右。等到太阳偏西,暮色渐渐涌上山头,东家喊西家,西家叫邻家,大伙有的拿着干葵花杆,有的带上整齐的竹枝,三五成群热热闹闹地出发了。

去看电影确实是件非常快乐的事啊,走在路上,我们的心儿几乎要飞起来了。远山影影绰绰,风过稻田,送来独特的田野清香,要在平时,我们小孩儿免不了会到山野里撒会野。但现在,看电影的快活几乎占据了全部心思。大家一路上嚷着跳着,猜着今晚电影的内容,崎岖的山路一下子就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

山脚下的学校操场前已挂上一大块白色的幕布,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,喧闹声隔很远都能听到。我们撒开脚丫朝着操场跑去,想早点去占据个最有利的地形。

操场里,有人在搬凳子,有人在高声呼叫,村人相见热烈寒暄,整个场面热闹非凡,像一场繁盛的集会。操场中心地上放着放映机和发电机,放映员已经在装机器。他把有轮子的机器装在桌子上,再把像车轮一样的胶卷装上去,起动车上的发电机,突突的声音响起,胶卷转动起来,便

●岁月回眸

犹记那时看电影

吴艳红

会发一束光,投到白布上,人就出现在了幕布上。太神奇了!小伙伴们你推我搡地围在放映机边,七嘴八舌地问放映员一些奇怪问题:为什么这样的一束光射出,就会有活人出现在白布上,这些人难道装在这个轮子里吗?放映员被吵得脑袋痛,制止大家的提问,要大家别围着他,赶紧去看电影。那时候,会动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白布上,成了我们经常讨论的“世界难解之谜”。

电影开始放映起来了,我们的注意力很快就集中在了银幕上说话打架的人物上。那时最流行的电影是《黄飞鸿》《血滴子》之类的武侠电影,当然也有老年人喜欢的诸如《刘三姐》之类的电影。如果电影里出现有拥抱或者亲嘴的镜头,人群就会爆发出一阵骚动,操场里的唏嘘声、口哨声煮成了一锅粥。我们往往也会跟着一起起哄,趁机打闹嬉笑一番。对于小孩来说,再好看的一场电影,也不可能安安静静老实看完。有时,我们会跑到银幕下面,故意把手伸得高高的,做着各种不同的手势,去触摸那束光。

我们小孩子的心思全在看电影和打闹上,但年轻人看电影却比我们多了一份心

思。我有个表妹,人长得很漂亮,就是在看电影的过程中,被邻村一男孩相中,后来男孩托人求亲,电影为媒,成就了一桩好姻缘。银幕上在演戏,银幕下也有故事在上演。

月亮高挂,等电影演完,我们小孩子一个个乏了,有的在父母怀里流着长长的口水睡着了,有的迷迷糊糊被大人牵着搞不清方向了,有的刚睡醒还会嘟着嘴发脾气不肯自己走回去……夜光清明,星辰灿烂。笑声散去,崎岖的山路上火光点点,人声熙攘,明天该上学还得上学,该下地干活还得下地干活。

有一次,我不知什么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了,美梦中被一阵凉风吹醒,才发现自己披着外套,趴在父亲背上,母亲在后头打着火把,已然是回家的路上了。我透过朦胧的睡眼,发现一袭月色披满山坡,满坡闪着细碎的银光。有风吹过,松树、杉木的叶子,拍掌而歌,或许在互诉心事。目光所及,七八个火把,蜿蜒在崎岖的山道上,像星星,散落在大地上,满世界温柔。村庄静谧,我们脚踏进村子,就有三两声犬吠,高低不平,我蜷伏在父亲宽厚的背上,觉得格外幸福。看电影的最美好的时光,由此永远铭记。

六吟杂谈

梦圆北京

陈芙蓉

中秋回娘家,刚进家门,老妈就说道,你老爸这次从北京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一样,开口闭口离不开北京,吃面也喜欢加醋了。可以想象,老爸跟老妈及他的老伙计们说起在北京的各种见闻时,一定是喜形于色。

见我回娘家来,乡亲们过来玩。二婶问我,毛主席遗体面目像人睡着了的样子吗?二伯也问,北京火车都从地底下走?我眉头一扬,微笑说,我老爸说的全是真的呢。乡亲们听了,纷纷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,又对我老爸说,你真有福气啊,有这么好的女儿女婿,还有那么聪明又有出息的外孙。老爸一个劲点头,忙着递烟,又掩不住自豪的笑容。老妈在一旁听,很是后悔没跟我们一同去北京。

老爸为人老实本分,与石头、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,南下过广州打工,也去过上海,算是见过一些世面。平时总说,这一辈子能去一次北京,见一次毛主席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能带上老爸去北京游玩,说真的,多亏了孩子争气,能考入北京的大学,也算成全了老爸的一个心愿。

然而,高考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。高三的一期,大多学子都在做最后的冲刺,可是我的孩子却一反常态。他变得不爱上课,也不爱说笑了,要他多吃点水果都很反感,晚上也不肯脱衣服好好睡,更不愿多说一句话。有一天,孩子很认真地对我说:“妈妈,我不想去学校了,可能以前太努力,现在读不进去了。生活好累呀。”面对孩子突然的变化,我的心里无比沉重,表面却故作镇定,微笑着开导安慰:“孩子,我们相信你。不管怎样,我们都在你身后。高考只是一场经历,我们走到这里,就往前走,千万不要害怕,也不要回头。”

他没答应也没反对,目光依然散淡无神,只是依然在我们的目送安抚下去学校上课。晚自习回来,我就尽量和他多说些话,陪他休息。后来他又觉得自己实在听不进课,没必要去学校,想要在家自学。我思量再三,觉得还是不能松懈,便一边和学校沟通,给他多些关照,一边让他坚持去学校。他也不反抗,只是默默地下楼,身影显得瘦小而单薄,我看着心都要碎了。

终于在高考前20天,孩子醒悟了,有天晚上突然说要去做练习。我欣慰地看了眼窗外,仿佛看到一缕微光。高考的最后十几天里,我们才真正达成默契,进入高考最后的冲刺阶段。大家不用多说什么,各自做好自己的事。虽然时间步步紧逼,然而我们相信只要团结一心,一定能闯过难关。这时,我每天清早出门时对孩子只说一句话,那就是等妈妈回来一起吃晚餐,孩子很爽快地答应着,让我心里安定了许多。

7月22日晚上,我在网上查到孩子被北京化工大学成功录取,激动不已。此刻,孩子正和他爸在北京、威海那边旅行,收到录取消息,一直严肃的孩子终于露出了笑容。7月26日,我在上班,孩子打来电话说已经取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等我回家一起开启。孩子没有忘记和我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,我打心里欢喜。亲朋好友得知消息后,纷纷送来祝福。

8月28日去北京,送孩子上大学,也去旅行。在北京的几天里,我带着孩子和老爸,带着满心欢喜,伫立天安门看升旗,参观故宫,瞻仰毛主席纪念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,游览颐和园和十三陵,爬长城,逛“鸟巢”和水立方,走进清华北大……老爸虽然年逾古稀,却每天精神抖擞,兴奋不已。

今年的这个夏天,对于我们家特别有意义,因为一家人梦圆北京!

我的梦,孩子的梦,还有老父亲的梦,都因那张喜气洋洋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圆了!

话说人“尾巴”

刘立新

近日,读陈鲁民先生《“人尾巴”的功能》一文,很受启发,不揣浅陋,成此续貂之作。

人有“尾巴”吗?你说有,恐怕没有人见过人“尾巴”。你说没有,可又经常耳闻“翘尾巴”“摇尾巴”“掀尾巴”之类的说法。可见,人还是有“尾巴”的。

因傲慢而“翘尾巴”。工作上取得成绩,职务上得到升迁,生意上赚了一把,人就很容易把“尾巴”翘到天上去。而人一旦“翘尾巴”,就离失败不远了。

因献媚而“摇尾巴”。清乾隆年间的和坤就是一只典型的哈叭狗。由于乾隆的信任有加,和坤名利双收,创造了中国历史上“两个之最”:一是中国历史上升官封爵最多的官吏。他在朝二十四年,升官封爵五十次之多。二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。当时流行一句话:“和坤跌倒,嘉庆吃饱。”鲁迅先生说过,哈叭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,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。这揭示了哈叭狗的共同属性。

因贪婪而被“掀尾巴”。只要你贪就会留下“尾巴”。你爱什么,就会有人千方百计送上什么。爱好一过头就成贪婪,就成“尾巴”,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揪住你的尾巴,让你俯首听命。纵观所有腐败分子,不是被别人“掀尾巴”掀出来的,恐怕为数不多。

人生在世,要“仰不愧天,俯不愧人,内不愧心”,做个堂堂正正的人。